

独克宗古城

海男



那些幽暗之光已经来临

筑城的人喊着风水的人，带着神谕的人
他们的影子贴在荞麦、青稞的坝子里
在铁灰色的石头上，那些筑城的人来了

那些喊魂的人来了，那些藏着金子的人已来了

那些披露光芒和寒冷的人来了

那些转经的人带着迷惘的遭遇来了

那些制造战乱和死亡的人也来了

噢，光明，惟其光芒像嘴唇上的朝露

它们在胸中翻滚不息，公元约640年左右

筑城的人，在明月间摸索着日光城的石头

就这样，神谕的指纹上升起了月光之城

独克宗古城的前历史深藏在日月之城的光芒之下
犹如从传颂中披露出一桩神秘往事

1. 光芒之传唱，像温暖浸入了躯体

遥远是我们够不到的一种传颂，它无法企及到达的理由源自生命的短促和时间的模糊。在公元前7~8世纪的“苯教”传入迪庆以后，这片土壤开始将双手伸向光焰，尽管火中已有光焰，经书中已挟裹着光焰，荞麦和青稞已经再现出光焰；石头和磁铁中已摩擦出光焰，牙齿中也会产生光焰，冷热交替中也会传递出光焰。“苯教”来临以后，影响了人们对于日或月的再一次观望，尽管日或月每天在俗世中轮回地活动，照耀着人们的俗世生活，当“苯教”开始左右俗世时，一种形而上的教义开始在这个地区弥漫，首先，人们开始为万物寻找光芒之源说，水需要光芒，是因为水在从潮湿幽暗的转折中，经历了最柔软的与万物的碰撞，水在沿途不断地渴望着光明，一旦光芒洒在水波汹涌中，水涛会撞击出色泽斑斓的涡流，水奔向万

物，奔向江河和大海的主题中，充满了光芒的触摸；谷物需要光芒，从一粒神秘种子在泥土出世以后，它小小的胚芽抖动着，朝着无限的天宇撑开，这是它期盼雨水和光芒最动人的姿态，于是，光芒来了，它纤巧的身躯因为光芒润体开始成长，在季节的转换中，它很快已经幻变成俗世生活的粮食；乐器和歌舞需要光芒，那一支支替代我们的心灵复述出神秘心智的乐器啊，那是这个地区最明亮的弓弦，每一次看到乐器，都会看到明亮的符号，哪怕是从幽暗的地窖中脱颖而出的一管乐器，也必然在呼喊着重光的旋律，它在繁芜的时间之流中，呼喊着重山的妙律，那是被光明所充盈的、饱满的节奏，而我相信，在“苯教”进入迪庆时，这个地区已经充满原始的歌舞了。那些从肢体中通过劳动的启发而创造的歌舞同样需要光芒，在古老的火塘边，那些温暖的，御寒的温暖啊，是光芒的触须。这一切的一切，使“苯教”喻光明为全部教义的光芒之源泉

说，从那一个时间开始，生活在这一特殊地理美学的古老的俗民就已经开始仰起身体，摆着他们的劳动以后的身躯，寻找着源说之上的日或月的漫漫教义之路，这或许就是“日光城”和“月光城”的开启之地。

日或月在身边，在头顶，在每每你需要就可以触摸到的地上的光和天上的光芒之中。在苯教的各种仪式中，地上和天上的神就在我们心中，在我们看见日或月的世界中，周转不息的相伴我们的生活。而在古老的“苯教”的笼罩之下，许多神秘的教义让万物充满了言说的光亮，那些言说之隐喻就像世界最为原初的美学符号缀满了已经泯灭了的事件。现在通过触摸，那些已经在迹象中如灰烬般的事件仿佛又重新面临着如曙光初照时的原貌，不错，我一直在寻找独克宗古城的原貌，在寻访它的备受煎熬的历史时，也在寻找着那些炭火溶尽的灰烬中最古老的想象力。原初的“苯”教中充满了人类之初那些被日或月所滋润的传颂，那些被万物所拥入怀抱的日月之光芒，表达出了人类生活中最温暖的尺度。

2. “日光城”造城计

日光是什么呢？先有了日光，才有了人类和万物，这是人类发展中最古老不变的常识。今天，我们可以公正、自由地享受着日光，那些从云空笔直地、慷慨地照射下来的阳光是多么地美好啊！在公元640年前左右的香格里拉高原，阳光意味着什么呢？先是在青稞架的晾晒中发现了阳光，那些阳光通体明亮，同时也辉映着青稞的明亮，先是在奶子河周围发现了阳光，那些阳光如银器铺满了饱满的奶子河的源头和拐弯而去的地方；先是在水泽以上的纳帕海上发现了阳光，于是，即使在数九寒冬的季节，那些穿越地理的黑颈鹤来了，那些天上人间的精灵们一路飞翔而来，然后扑进纳帕海的湖面上，扑进满湖的阳光的涡流中去，寻找到了栖身之地；先是在松杉和雪山的尖端发现了阳光，那是阳光像胸口紧紧涌起的灼热一团又一团地凝固、溶化，高高地挥洒着它们的温度；先是在寒冷之躯体发现了渗入布衣、肌肤内部的阳光，那是阳光春夏在秋冬不倦地渗入我的肉体生活，使肉体由冷变热；先是在炊具，农事的计程史中发现了那些溶入石缝，树根，江河底处去的阳光，那些炙热的阳光啊……

就这样，“日光城”的造城计在一个曙色初绽的时刻，在一个破晓的春日临近的时刻——由已经从历史迹象中消隐不见的那些古老的庶民，那些已经在这片神奇地域的世界栖居了很长时间的藏族发现了，他们似乎在大约公元640年的这个特殊的时刻，发现了建造日光城的种种魔法：首先藏人们在选择风水，他们眺望太阳升起的地方，这种眺望姿态大约影响了他们对于日光的全部感受力，也同时启发了他们古老的潜意识深处那种波动的月光的明亮，像金子一样亮而炫目的光泽，使他们似乎已经掌握了建城的魔法，这是重叠在旷野以上

的最明亮的一座山冈，这是在荡漾着的金子的明亮的阳光撞击着石岩的最漫长而喜悦的一个季节，今天的我们走在这座山冈上时，依然能够感知到藏族的先人们在造城计从灵魂中出窍的那个神秘的时刻，那个时刻使“月光城”的造城计水落石出，如同旋转在日午以后的那种魔杖，猛然间落下来，落在了那座被阳光所全部辉映的山冈，于是，月光城最古老的藏式城堡，在公元640年的这个被阳光所拥抱的时刻，开始了施展魔法的每一种程序，在这个时刻，藏族的先知和造城的设计者，民间工匠们来了，牧人也来了，妇女和老人，孩子也来了，他们使尽了魔法中的每一种智慧和力量，他们寻找到了日光城无所不在的风水也同时寻找到了日光城永恒的力量，从那年以后，著名的“日光城”诞生在那座被日光所垂爱的山冈，从那年以后，这座古堡以日光的色泽世世代代的被藏人们永久的守望着，栖居着，同时在这一年，另一桩大事也在等候着他们，这就是在另一座山冈，在遥相对峙约五公里之外的山冈，建造“日光城”。这与日光相互渗透的光泽，那一束令我们的心灵变得荫凉起来的月光，仿佛已经冉冉上升了。

3. “月光城”造城记

公元640年，这一年第二桩大事等待藏族的先人们去做，这就是让“月光城”的造城记施展在时间的轴心中，那时候，还不可能看到轴心，不过，牛角也是轴心，山羊和牦牛们的身体也在扭转着时间之轴心，这一年，第二桩大事必须与日光对称，于是，魔法开始开启了暗盒，那些日光啊，那些碎如白银的月光到底是从哪里涌来的：先是在桶中发现了月光，那些从古时就用水桶作为藏人盛水器皿的先人们，他们在背水回来的路上，已经感觉到了水桶中荡漾的月光；先是在帐房之外的漆黑的山谷中发现了月光，那些月光仿佛在行走，仿佛也像藏人一样在迁移之中，那些触手可摸的月光啊，洒在了火塘边，洒在了垂帘下，洒在了酥油茶壶银器的垂影中；先是在夜路中，发现了月光，那些比世上任何磁铁和灯烛都明亮的月光啊，在月黑风高的长夜，陪伴着藏人寻找他们的牧场，寻找回家的足心，寻找到他们消失的牦牛；先是在歌舞的长袖之下发现了月亮的山谷，在里面，有碎银似的月光照亮的地方，唱歌的人来了，跳舞的人也来了，他们正在狂欢着，在月亮的山谷，他们发明了用天上的月亮照亮自己的旅程的黑暗，他们是最早被月亮所启迪的先民们；先是在举行各种活动的成群的，成双的夜宴的时刻看见了月亮，那些银制的酒杯，使天上或人间离你如此之近……就这样，就这样，在公元640年，第二桩大事开始施展。

建城意味着什么呢？尤其是建月光城堡意味着什么呢？依然是风水，这是在有人类建筑史学中的秘诀，也是令所有使用尺寸，石头，泥巴，瓦砾和光学的人迷惑不解的诗学，风水在某种意义上是诗学和美学的最好的

结合体，然而却很难将两者融为一体，只有先知的手可以使两者互不分离。公元640年的秋天，月亮比任何季节更圆满更明亮，就在这个秋季，月光城在时间中循环不已的秘诀已经脱颖而出，依然在一座山冈，藏人寻找到的山冈上被月光所裹紧的栖身之所，也同时寻找到了月光的无所不在的光芒。就这样，在离我们今世遥远的前世的公元640年，“月光城堡”和“月光城堡”在两座山冈上以不同形式，不同隐喻，不同的美学和诗学，开始矗立起来，当我在今天的今天，赶到这两座城堡前时，我相信，那些神奇的隐喻依然散发着，在那些最为古老的石头里，在那些城堡中世世代代繁衍不息的面孔中再现；我相信前世的美学和诗学的交织体依然经久不息的散发出神秘的符号，而此刻，我不知道是否是在呼喊我前世所相遇的那个藏人中的先知，我似乎看见在今世之中，他已出现，他就在我身边，在月光城的一轮明月之下，在我举起的银色酒杯漫过头顶时，他缄默着，微笑着，他是我心中的王，是月光城和日光城的王，是前世的王也是今世的王。如果我没猜错，在前世，他就是“月光城”和“日光城”造城计中的一个看见风水的，看见黄金似的日光和白银似的月亮的先知，如果我没猜错，在前世，他已经是这两座城堡的王，我前世和今世最亲爱的王。

4. 独克宗古城的原型在哪里

世界的所有原型保留在它们与此相关的时间的秘密之中，保留在他们内心汹涌不息的波涛之中。随同月光城再现出了诡秘的城堡，历史因而涌现出了许多纪年，许多用日或月，或春夏秋冬区别的世界的历史或独克宗的历史。历史之所以迷人，是因为它在前世左右了传颂中的一切符号，我现在似乎已经感受到了独克宗古城的原型，那些刚刚再现的原型，未经时间的摧残，许多年来，我一直秘密地走进，先是走到这个地区的外围，用我的身躯接触这个外围世界的冷杉、峡谷、白雪皑皑的雪山，然后再接触外围的俗世，我知道在我这里，在我的内心世界，已经充满了一种向往和憧憬，我希望有朝一日朝着这个地区最诡异的历史走进。因为一个人像温暖与光明中诞生的爱情那样迷住了我，所以，我在今天渐渐地已经进入了这个地区，我的头颈交织着那样的荒凉，这是11月下旬的荒凉，寒冷并不算什么？寒冷覆盖之中的世界只是显示得更荒凉了些，但并不说明历史的荒凉，一个人代表所有旷野上的冷杉和峡谷之谜；一个人也能够代表已经全面消失的独克宗原型世界；一个人之所以撼动我，让我怀着一种执著之情，深入地走进这个地区，是因为这个人是独克宗原型的神灵；一个人赋予了石头，月光和太阳以神祇的传颂，一个人同样赋予了历史像爱情那样苍凉和迷人；一个人走近了我，触摸了我的指纹，给予了我复述他内心历史的神秘渴望，所以，此刻，我相信，独克宗古城的原型渐渐地

开始明朗起来了。所谓原型，是真实的，是被灵或肉的温度和历史所收藏过的，其实，许多年来，我一直在寻找那座城堡，那些错落在峡谷中的落日的金色；许多年来，我从未停止过向这座城堡间的眺望，直到今天，我再也无法抑制这种渴望，于是，我进去了。

独克宗古城最初的原型现在清澈如同月光般在我眼前升起：公元640年秋天的造城史完成以后，在月光城的深处，一座最为原始的独克宗古城因为俗世，风水，神祇，青稞，男人或女人而诞生在另一个时刻，历史上所有的造城计都与人性有牵连，那些由于前世的黄金和白银的纠葛产生的俗世生活，也同样隐藏和绵延着另一种人性，即男人和女人的关系，独克宗古城中走着男人或女人，正是因为有了他们，世界的造城史迹才充满了传颂的旋律。因而，在这个冬天，作为女人的我，自然也在邂逅着从独克宗古城的原型中走出来的那个男人。公元640年秋天以后所有俗世的日子，我似乎都在那座城堡中生活着，同那里的藏人们，举行各种庆典，面临着许多生离死别的时刻。公元640年秋天以后，独克宗古城面临着婚庆，祭奠和战乱的历史，我挟裹在他们其中，那些喂养我们成长衰老的青稞，酥油在城堡中世世代代陪伴着我们。公元640年秋天以后，独克宗古城最美的原型是在月光深处的那些日子，那时候，仿佛全部的战乱和死亡都已经消失，剩下的就是歌舞，在月光辉映之下，男人和女人忙于繁殖生命，忙于狂欢和寻找生命的再生之地。

5. 噶丹·松赞林寺出世记

公元640年以后，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这是一个神意交织的时间，成群的黑颈鹤从遥远的地方飞来了，鹤在上空和水泊中飞行着，也同时在日光城和月光城拍击着羽翼，这翼翼之声使那次最大规模的建筑史悄然间开始揭开了帷幕，这帷幕是金色的，是被诵经声翻开的，是经书中最美的一页，所以，它被翻开了，1681年开始竣工的噶丹·松赞林寺是在月亮城堡深处开始的，那些造寺的图纸在哪里，今天的人们，谁都已经看不到那些不朽的图纸，那些描述出神祇的图纸是贯穿这座伟大的松赞林寺永恒的魔法和秘诀。谁都不知道那些图纸藏在哪里？它们也许像最古老的经书一样深藏在松赞林寺最秘密的地方。然而，谁都无法寻找那个地方。噶丹·松赞林寺在隔我们久远的图像中开始升起圣殿时，整个日光城最明亮的色彩升起来了，从那一刻，僧侣们来了，清雍正年间，有皇朝发给度牒的僧侣1226人，僧侣不断增加，鼎盛时间有3000多人，有3000多僧侣围绕着噶丹·松赞林寺诵经，这幅图像是多么壮观啊，犹如长帘中的古诗，也仿佛经书中的经书，深藏在妙音之中。而建筑在无限的错落之中，似乎起伏着铺开的一册册经书中的颂唱，大寺为五层藏书雕楼，下层为大经堂，有108根柱子，啊，柱子，那些金色之柱，那些

能容纳1600个僧侣诵经的经堂，到底有多宽大，到底有多深奥无边，我看见了那些柱子，自1681年以后出世的柱子自始至终地在支撑着整个大寺，支撑着噶丹·松赞林寺的神祇的永恒。除此之外，寺内主供为释迦牟尼包金像，高2.7米，后殿供三尊镀金铜佛像，高三丈。四壁有诸神壁画和储藏藏经、法器的高大壁柜等……所有这一切仿佛是由一座迷宫的图像展开，事实上，所有世间的庙宇都是人类精神生活的迷宫，是面向我们心灵之神意的居所，所以，噶丹·松赞林寺在日光城的阳光之下，显得金碧辉煌，这座收藏着无以计数的经书，佛像和以历史古老的诵经声声名显赫的寺内，展现出了坡度和神奇的台阶，它使我们神往1681开始竣工时的那一卷卷铺开在日光城的图纸之谜，是谁沿着日光城的坡度寻找到了噶丹·松赞林寺的核心，所有的核心也是灵魂，它环绕着日光城最神秘的坡度不断地依然向四面环行，递增和在节制中保持着那种缜密的气质。

自从噶丹·松赞林寺出世以后，日光城就充满着金色的神意，它和月光城彼此遥相映衬，自此以后，两座城堡呼唤着日或月的梦幻，永永远远，这两种从古老延续到现实中的传唱声，经久不衰地绵延出去。直抵星月，直抵历史中值得记录的那种动人心弦的篇章。当我登上两座日月之城堡时，内心充满了喜悦和艰涩的猜测，因为更多的猜测已经越来越接近答案，所以，我进去了，我是在香烛的缭绕中的一个永久的朝拜者。

6. 当日月之城的黑颈鹤飞来时

自月光城堡的独克宗古城出世以后，山脉似乎按照节律和诗学不停地生长，从四周旷野上飞来的黑颈鹤，它们带来了另一种精灵似的旋律。不知道黑颈鹤是在什么样的飞翔声中俯瞰到了这片既有日或月的城堡，也有仙湖飘曳荡漾的美景，我想，每一群，每一只黑颈鹤都拥有它们特殊的地理学，当它们一旦飞翔时，就会沿着地理的纬度，那些纬度中充满了飞往这座仙乐上空的复杂的路径，不管怎么样，传颂中的那群黑颈鹤在月光城和日光城堡诞生以后，在一个冬日的温度突然滑行在天边，藏人们仿佛看见了经书咏唱时的仙境，那些古老的藏人们，也许正在放牧，也许正在翻晒青稞，也许正在研制酥油茶，也许正在织布……那些排列优雅的队伍，从看不到的远方飞来了，它们扎进了湖泊中，它们像一群仙灵快活地浮游在湖面上，自此以后，两座城堡拥有了它们喜悦相伴的伙伴。而在湖泊之上，则是牧场，青稞和荞麦彼此交替生长，蔓菁也在繁茂中生长，牦牛散布在牧场上，那些快乐的牦牛群落缓慢地漫游着。即使在今天，我也能感知到它们出入在那个王国的慢生活，慢，是一种怎样的生活艺术呀，当我们的生活已经不可能慢下来的时刻，牦牛们依然缓慢地在牧场上咀嚼着草棵，缓慢地移动着步履。

黑颈鹤也一样，它们似乎只有在飞行时，才会快

起来，当一群黑颈鹤快速地飞行起来时，它们离地面上的尘埃已经越来越远，已经越来越远，惟其深远缥缈，才符合一群黑颈鹤集体主义的飞行美学，它们一旦飞起来，似乎就不会停下来，这一点像人类的理想生活，一旦已经确定，就绝不会就此脱离追求和践行理想生活的轨道，而一群庞大的充满集体主义意识的黑颈鹤如果一旦飞行，就意味着它们已经寻找到地理学的轨迹和图像，对于从遥远飞行而来的黑颈鹤，日月古城堡已被它们揽紧怀抱，而湖泊中的波纹深处才是它们栖身的好地方。所以，它们一旦寻找到了城堡之下的湖泊，就会过上它们的慢生活，那种慢正是日月的精神，慢，在湖泊中是怎样的情趣啊，黑颈鹤戏着水，朝着无限的沼泽漂泊过去，在一千三百多年以前，我在梦中听古时的王告诉我，那时候，到处是水泊，绿色的沼泽地，到处是镜子似的湖泊，我在诗中复述着：垂帘之下的无限泽国，有音律拍击着薄薄的冰块，在如履薄冰的光阴里，我爱你那么深，我爱你那么艰难，万千苍茫锁住的心宇，像被月光城堡中的上千只失踪已久的乐器撞击着，那古老王国的前夜中，我陷进去了，于是，我来了，替你复述独克宗古城前夜的女人回来了……”当黑颈鹤飞来时，我相信，在那些漫长时光的前夜深处，所有的精灵们都已经来临，都被世界上的风貌所摇晃着身心，日或月的城堡在脱颖而出以后，将给整个地理伸远出去的路线和经纬度带来什么样的震撼和诱惑。

7. 古老传颂中的建塘杰布隐现在层层地貌中

一个古部落的王把消失已久的遗址呈现在眼前：那座山冈上已经隐现出的荒凉使我们感伤的面孔，不知面临着什么季节，什么年轮的熔炼？层层地貌中出现的建塘杰布遗址，使一个王者的面孔渐渐地复苏，我迅速地想起了建塘的隐喻，它暗示着坝子、盆地，人民出入生活的世界，我也同时想起了杰布，他可以是王，可以是酋长，随着荒凉镜头的深入浅出，我竟然看到了在建塘杰布遗址中出土的纺线石锤，青铜器……这些神秘斑驳不尽的器物，使人们发现了旧石器时代加工石器的遗址。所有的遗址不外乎被尘埃覆盖，只有层层地貌中才可能寻找到原初的风貌。

王，任何王在他所置身的时代，都将溶入那个时代大大小小的俗事和历史事件中去，杰布是建塘之王，我抬起早已被泪水所蒙蔽的双眼，试图看见从建塘杰布遗址中闪现出来的王，我对所有逝去的王充满了一种无法言喻的梦幻：在不断出入的历史遗物之中，我甚至会清晰地看见那些已逝王者的脸，那些触景生情的面容使我伤怀的同时，也让我触摸到轮回的时间。忧伤会猛烈地摇晃着我的身体。杰布王在我眼前出现时，物事的纷乱已随之飘曳而来，随同杰布王的面孔晃动，那些迁徙中的土著人正沿着南上北下，东进西出的走廊，像云团般的涌动在天空外，涌动在杰布王的眼皮底下，不断上升的一炉香烛，使光阴



显得越加古老，有暗色天穹笼罩的遗址，使我想追究杰布王在建塘盆地上的出入，包括他使用的炉灶，如何温暖那块暴风雨雪；包括杰布王使用的匕首，划分了时间，或者使时间布满了死亡的不幸；包括杰布王伤口中涌出的鲜血，那团暗红色像时光旧弦中一曲旋律的回声；包括杰布王使用过的马鞍，噢，那团隐秘的阴影中，他的生死违抗了忘却的戒律，直到如今，我依然可以回忆他的容貌……噢，他的容貌，杰布王的容颜，让我想起了四野中那些岩石上的波纹，是时光给予他俊美的脸镶嵌了波纹，在杰布王痛苦和迷蒙的脸上。于是，我看到了突兀在山冈上的那片建塘杰布遗址。

而此刻，在荒凉的遗址之外，我看到了山冈上那些植物，那些一岁一枯荣的万物，它们似乎并不会忧伤，在无穷尽的岁月递嬗中，它们枯荣之后又繁茂。杰布王在哪里，我似乎想找到他驰骋风云时的一个传说，噢，或者呼吸到他布衣上那些充满云杉和松球的味道，昼夜间隔着曙色，我独寂的身影不停地环绕着建塘杰布遗址，仿佛想在他使用过的一只酒杯里，看到渐渐落下的月亮和升起的朝阳，或者在建塘杰布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上寻找到抵御战乱和死亡的交锋口。然而，风，一个秋天隐遁，冬日临近的风，使我双眸僵硬，手足也僵硬。就这样，我倚依在建塘杰布遗址，想哭泣，或想迎着凛冽的寒风，迎着断墙城垒栖居一夜，哪怕是最寒冷的一夜，也会使我看到杰布王出现，这种幻觉使我内心获得了慰藉。

8. 吐蕃像梦一样出现在独克宗王国

他们来了，像梦一样在独克宗古城的一个落日里

涌进了城门口，他们带来了吐蕃王国的侵略远景，这是任何一个帝国施展帝国理想时必须设制的图案：那就是在广大遥远而无常的地理中不断地以远足圈住地理的地方性环境，独克宗古城像雪花一样纷扬的纯洁面孔，在远足中已经进入了吐蕃国的视野之中，他们以覬覦的姿态嗅到了这里辽阔的牧场，丰饶的水土，于是，在那个黄昏，吐蕃帝国的队伍掐住了美丽的独克宗古城的这道纵情歌唱日月的歌喉。直到如今，我依然能够感觉到公元7世纪的那个黄昏，随着尘埃中飞扬起的一阵阵马蹄声声，石岩上那些褐色的粉末仿佛受了惊——纷纷地朝着寂静的独克宗古城撒落而下。他们来了，异域人悄然地，就已经占领了这个古国，就已经找到了这城门口的守门人，那个守门人微微地呼吸着，以为看到了梦里的情景，以为被梦魔缠住了手脚，他们来了，以吐蕃国的理想实施的侵略远景很快落下了脚。

直到如今，我依然能看见或听见他们脚下扬起的沙土蒙蔽了多少独克宗古城的眼帘，那些细土仿佛骤然之间像一阵灰蒙蒙的大雾，很快就罩住了独克宗古城的夜空。于是，独克宗古城人默认了这种现状，就像今世我最亲爱的那个独克宗古城的王默认了我的爱情，同时也默认了他对我产生的那种不可替代的思念，那一夜之后，吐蕃国的人带来了侵略一个地方最好的证明，那就是设立“神川都督府”，那一夜以后，独克宗古城宁静的生活似乎受到了挫败，因为吐蕃国开辟了独克宗古城之外的道路和桥梁，开辟了这个寂静天籟王国中一切外出的铁索桥，那座桥，悬起在汹涌的金沙江河岸上的云空中，在当时，这座桥使数千里之外都能感觉到吐蕃国的魔力以及另外一种入侵的力量，除此之外，铁桥东西16城仿佛也在不短的时间和气候中形成，寂静的独克宗

古城的天籁之音渐渐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铁桥东城的建立，那些吐蕃国的军队来了，从雪山王国的那条道路，大量地涌进了独克宗古城，直到如今，我依然能够感知到那些像暴风雪一样纷涌而来的军队，那些犹如蒙面人一样的军队，像蝗虫一样纷乱中涌进了城堡。

世界的历史中充满了多少这样的入侵史啊，我骤然间想起了古罗马战场，想起了哈德良的忧伤，那是被法兰西女作家尤瑟纳尔所描述过的忧伤：“罗马不再囿于罗马城，它要么将毁灭，要么将从此相当于半个世界。这些被夕阳的余晖映照得金灿灿的屋顶，露台和住宅群，再也不像我们的国王时代那样，胆怯地围上围墙。我第一个敢于称其为永恒之城的罗马，将会与亚洲的众神越来越同化：它是年轻人和收获孕育出来的子嗣，它紧紧地抱狮子和蜂窝搂在怀里，但是，任何自认为是永恒的人类创造，都必须与大自然的巨大物体的变化着的节奏相适应，都必须符合天体运行的周期。我站在皇宫的凉台上，估摸着我的不同之处。我为自己走向更加宁静的目标制定着计划。我开始幻想实施一种庄严的统治。”

9. 白色石堡上的种种隐喻

吐蕃人要在石头上建造城堡的理想生活延续了布达拉宫的理想。延续了吐蕃王住在城堡中的漫长生活史的光阴，当文成公主为了爱情进藏以后，自然也会住在那寒国，那终年被白雪所覆盖的冰雪城堡之中，每当这时，一种寒瑟也会逼近我的眉宇之间，这就是历史。从奥古斯到历代罗马帝国的灭亡史上，记录着无以尽数的寒冷，那些统治，杀戮，残暴的寒冷啊，有了它们，历史就这样铸造了城堡的暗影。吐蕃人在石头上建城堡的历史大约是感觉到坚硬，由寒冷再到坚硬，有着无法摧残的魔法，这也是一种心魔，是一种延续吐蕃王族的策略。很快，龟山上矗立起了石头城堡，使龟山的另一种隐喻或象征得到了更符合风水轮转的妙曲：这首妙曲中叙说龟山像一只巨龟，噢，巨龟象征着什么呢？龟自然是长寿，是时间无法摧残的寿术，在这里，巨龟之上是吐蕃人的城堡，是吐蕃人一心向往的坚硬的冰冷，是高高在上的俯瞰，是吐蕃王仰起的高贵的头衔所激荡不息的历史。建筑意味着一个王者的心灵之栖居之屋，由此可以想象，生活在那座冰雪城堡中的吐蕃内心垒建的是比冰雪更加寒冷的理想。这样一来，龟山，像一只巨龟的龟山就可以充分地体现出这一历史隐喻中的现实，总之，城堡建在了石头上，建在了像一只巨龟的石头城中，在那个时期的吐蕃人来了，终于扎下了根须。

吐蕃人以高傲的姿态守候着龟山，在他们认为，站在龟山上就可以俯瞰日月城堡下的泽国和肥美的牧场了，就可以在这个尽揽一切的新世界中传播他们的宗教、铁艺和统治的权利。不错，宗教随之而来，古老的“苯教”意味着被逐到边缘，尽管如此，直到如今，我依然能感觉到“苯教”的独立存在性，它如今仍然在

这个地区的祭祀和庆典中秘密而半敞开的存在着，吐蕃人给日月城带来了藏传佛教的“宁玛派”，也称“红教”。自此以后，宗教如同另一种笼罩，这个地区的人已经不知不觉中溶入了佛教的世界之中，神谕犹如明智的光芒很快使这个地区的人心怀慈悲，与吐蕃人来来往往，在两个世界中维护着各自的生存权利。

直到如今，当我看见龟山后，并行走在其中时，又一次意识到那些寒冷的，从雪山上吹拂而来的风在公元七世纪的吐蕃人的城堡中吹来吹去，把吐蕃人的面孔吹得像石头那样冰冷，吹得像铁皮那些坚硬。从这种并不温暖的感觉中，我意识到了吐蕃人面临着的一种危机四伏，一种灾难的根源，果然，用不了多长时间，住在温暖水泽边的南诏王异牟寻灭寂了吐蕃人在这一地区的理想生活。这个故事使我仿佛又回到了洱海边，因而我写了一本题为《南诏大理国秘史》的书，以献给洱海边的漫长的历史。在其中，南诏国的异牟寻一个备受我迷恋的王，他有着智慧的心智，有着难以破释的忍耐，他的一生使洱海边的传颂显示了持久的魅力。而此刻，当我面对大龟山的城堡时，另一种声音传来了，从风啸中我嗅到了铁器味……

10. 移城的神谕承认了大龟山佛学中的隐喻

城堡间的神谕早已散布着这样的不容置疑的心魔：那就是在大龟山顶潜藏着神学符号的朗诵声。那一时期，牧人，僧侣，猎人，采药的隐士，占卜者，琴手都以不同身份张望着龟山的形状！都以不同语调谈论着大龟山顶的曙色，形长犹如大龟的隐喻。有时候，寒风吹拂着那些低音度的牛皮鼓，那些内战的火似乎烧不到这个遥远的国度，这时候，移城的神谕已经秘密出世，已经左右了人们的灵魂世界，大龟山潜藏着一切神性，也就是佛性，所以，移城的脚步声已经在又一个曙色开始弥漫时朝前奔涌，此刻，我也正在又一次阅读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这本书不断被我反复阅读，心灵深藏无限的奥秘，在书中，我与这样的语言相遇了：“在罗马帝国衰亡的最初一段时期，我们的目光全都无例外地集中于那座曾为全世界一大半地区制定法律的都城。我们一直注视着她的命运，始而是赞美，最后是怜悯，无时不全神贯注；而当我们的注意力从太阳神神庙转向各行省时，我们会把它们看作是从这棵大树的躯干上被砍下的许多枝杈。在波斯普鲁斯岸边修建的第二个罗马城，迫使这部历史追随着尹士坦丁的继承人这条路线；而我们的好奇心却又忍不住想去看欧洲和亚洲的最遥远的国家，探索一下拜占庭君主国的漫长的衰落过程的原因和责任者。查士丁尼的征服使我们又回到第但河边，又注意到那个古老都城的解放；但那一解放不过是一种改头换面的，或者是更为加剧的奴役。”

这次移城是这个地区的先人们被神谕，所笼罩的一种理想生活，因为龟山的隐喻覆盖了这个城堡中生活

的人们的心灵，就这样，城池移动到这座石山上，它的灵魂也就成为龟山顶端的一轮曙色。移城的神谕符号使我看到那些先民，那些与石龟山，与佛性融为时间的史学生活。有时候，我仍然能够在今天的独克宗古城外，发现那次秘密的缓慢中开始的移城图像，那些前世的人们，因为被轮转的神谕所牵住了心脉，所以这心脉便绕着龟山环行不已。时间的魔力给我们带来了多少逝去的风景，当我在那个午夜，独站在龟山脚下时，夜风掀开了我的裙裾，使足踝有一种彻骨的寒冷，我慢慢地走着，渴望着在夜色弥漫中与一个先人相遇，或者与那群彻夜在前世的龟山顶端直抵星月的人们相遇，这是一种诡异的渴求，于是他来了，在前世的王和今世的王之间，只隔着一座龟山，只远隔着一座被神谕颂唱声所湮灭的云堡，他来了，就像秦王就像倾覆了整个罗马帝国史的奥克斯都以后的王一样，充满了深邃莫测的脚步，不知他将抵达何处，不知道他心字之间是否充满着喜悦的羽翼……就这样，我们的相遇是那样的艰涩，无法肯定我们是否会在古老的独克宗城池的源头寻找到那个答案。于是，他又消失了，我依然独自前行着，仿佛在散布于天宇之中的时间轮回中，又一次与那些移城的先人的脚步声相遇的我，顷刻间，饱含泪水的双眸俯瞰到了前世的神谕依然存在于民间。

11. 吐蕃人消失以后的现实

异牟寻的军队从洱海边过来了，或者说吐蕃人进入洱海地区时被南诏国所俘虏，这个事实在我《南诏国大理国秘史》时遭遇到了这个与吐蕃国相联系的——黯然失色的事件。尽管如此，我已经在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寻找到了这样的答案：“……每一座村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必须有能力和愿意永远保持对火和金属的利用；繁殖和利用家畜；熟悉狩猎和捕鱼的方法；熟知最起码的航海知识；熟悉不完备的耕种谷物和其他营养食物的技术，并知道进行简单的交易……自这些技艺被首次发现以来，战争、商业和宗教热情便一直在新旧世界的野蛮人散播这类无价的礼品：它们相继四处流传，它们再也不可能消失了。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安然接受这个可喜的结论，承认世间所度过的某一个时代都曾为人类增加，而且现在还在继续增加真正的财富、幸福和知识，也许还有良好的品德。”吐蕃人沦为南诏国的俘虏以后，意味着另外的局势扑面而来，无论政治局势如何改变，这里的先民们，依然维持着俗世活动，吐蕃人也有留下来的，他们在这块土地上生息，耕耘，繁衍后代——很快，一个历史湮灭了真实的容颜，另一种历史随之而来。

桥梁留了下来，吐蕃人的冶铁，锻铁术留了下来，那座石头石堡留了下来，吐蕃人带来的佛教留了下来，这是一个巨大的不容否定的事实，也无法用别的东西替代，桥梁除了战争之外，还充满了俗世的意图，在若干

世纪的年代，茶马人沿着金沙江的桥梁上渡过了汹涌不息的江河，那些不同时代的被雨水烈日所不断蚀空的铁，依然有后人不断地修复它的容颜，至于冶铁，锻铁术已经风靡了这个地区之外的更广大的地域。当我行走在这一座座吐蕃人修建的桥上时，心中的万千感慨难以述说，江水灰而蓝，挟裹着泥沙，挟裹不尽轮转不息的世界历史的疲惫和文明的沉淀。我相遇到了铁锈色的桥梁之外的茫茫山川，然后继续进入独克宗古城，由此感受到时间深渊的尽数未尽，爱未了，情依然在复述着吐蕃人以后的这座城堡的另一种遭遇。

那夜，我们走在独克宗城的夜阑尽头：心中的飘忽感——就像沦陷在吐蕃人消失在这座城堡尽头时的尽头。那看不到的尽头之外是雪山、草甸、牧场，是我无法到达的另一个星球的屏障挡住或绊倒的暗影。我无限忧伤地沉浸在这个冬天无比激烈的往昔之中，仿佛又一次深深沉湎于我所迷恋的整座独克宗的遭遇，那些聚汇了天下所有燕雀和告别者的城门口，凝固着一些冰凌，那些刺骨的风使膝头不断地战栗，使新日子不断降临，从而让我寻找到了另一种必须进入的叙述，在下一篇章中，我将叙述什么呢？在这个夜里，我将相逢到前世的鬼魂吗？我喜欢鬼魂，因为我感觉到我自己就是鬼魅，就是前世的野狐，就是在这个城堡曾经漫舞的游吟诗人，由此，夜的尽头的尽头必定有另一场遭遇将我挟裹进去，我又进入了城门，在里面，守候并等待心爱的王归来，已经成为了我前世和今世的生活。

12. “宴当路”，再现了忽必烈时代的：公元1293年

地理，再一次犹如浓烈的墨汁，拨湿了云壤以下的香格里拉的地区。我俯瞰着从古到今的地图，有些地图已经变黄，那种陈年的黄，犹如酒窖，那阴凉潮湿的窖池中游荡着、寂寥的老酒。在古地图铺开以后，新地图又席卷而来，这是地理的特征。忽必烈出现在草原上，出现在公元1293年间，这一年，在元世祖的诏书中出现了地理的一种变迁，这就是将香格里拉王国划入宣政院直辖地——圈入元王朝的地理和管辖之地。“宴当路”就这样出现在元王朝无限美好的江山之中，出现在元世祖忽必烈看得见的一个葱绿色的地区，自此以后，这个开阔神秘的疆域必然被元世祖以及之后的各种王朝所笼罩，这也是历史的必然和偶然的进展。

历史在“宴当路”中勾勒出了这样的线索：“元代对藏区的治理，帮助今天的行省划分打下了基础。元代将藏区分为三块，一块是以拉萨为中心的卫藏万户府；一块是以青海湖为中心的吐蕃等处宣慰使司；一块大抵相当于今天的康巴地区的吐蕃等路宣慰使司，建塘路的‘路’就是这个路字。”（摘自刘群《我的香格里拉古城》）

对于跌宕起伏的世界历史来说，地下的区域划分是

变迁史的核心，我又一次想起了哈良德的心音，尤瑟纳尔为他描述了这样的心音：“我们的罗马不再是埃凡德洛斯时代的，具有一个部分地过去了未来的乡镇……我们也许会永远地躺在民族和种族的躯体上，躺在地理和历史的变化上，躺在诸神或祖先不尽一致的约束上，但什么都不摧毁，既不摧毁人类行为的一致，也不摧毁某种明智的经验。罗马将在一座最小的城市中永存，行政官员将在其中努力地去检查商人是否缺斤短两，去打扫街道，去给街道照明，去对骚乱，粗心大意，恐惧和不义，合乎情理地重新阐释法律……”

“宴当路”以后的香格里拉王国呈现出了清晰的脉络，那些日复一夜从草粒，松球，日月星辰哪里散发出的脉络，是稳定的，纷乱的，布满奶液和血腥味的，这就是人类的味道吗？有人说过：“主啊，世界是一盆大火，你也不可能置身其外”，不错，在大火之内焚毁的是历史的前夜，而在后一夜中，炭火必将重新升起。此刻，我就置身在这盆炭火之中，独克宗领地的炭火外形漆黑，一种彻底的黑，而一旦燃烧，则是遍体彤红，一种彻骨的彤红，这是两个世界，通过燃烧之前的冷冽展现了一种异曲，我听到了那曲调忧伤，把忧伤彻底地掀开分裂后又凝固，而通过燃烧，则使遍体熠熠生辉，我置身在未燃烧以及一盆燃烧的独克宗的炭火里，我寻找着忽必烈时代的“宴当路”时，曙色又消失，夜半时分的地貌中有人在击鼓，有人在抚琴，有人在吟唱，有人在相拥……这一切似乎与“宴当路”无关，在我看来，这一切的一切都在沿着当年“宴当路”的地理和轨迹，像一个梦境般美好如初，又一次升起。

13. 公元1488年间，木氏土司开始蚕食着香格里拉地区

历史又一屏障因为元世祖忽必烈的到来而被破除。现在，让我们进入忽必烈的蒙古大军的前历史之中去，那是一个雾霭凝固的时刻，或许是一个秋霜挂满枝头的时刻，也许是一个春天的前奏曲以后的时刻。总之，在这样的历史中呈现出了这样的一幕：木氏土司在忽必烈大军灭大理王朝时突然醒悟到了什么，他披着那一年最温柔的披风，那块用巨兽之毛纺织的披风，密密的针脚体现出了那一时期纳西土著手工的技艺，他缓缓地移近窗棂，仿佛已经听到了金沙江畔的波涛汹涌，以及蒙古大军数十万铁蹄的响声。他从窗棂间的暮色和曙光交织的刹那，猛然地意识到了邻近的危机四伏，他转过身，率领着木氏家族来到金沙江，果然，波涛的汹涌已经溅湿了最远的岸滩，同时也溅湿了他的辙迹。他的身躯迎上前，躬身远望，蒙古大军已经逼近眼前，就这样，这个时刻决定了木氏的未来，扭转了他的命运，木氏土司延续了他蚕食丽江之外的理想，因为由于他的顺应局势，由于他的妥协的脸赢得了忽必烈的好感，他从而被任命为茶罕章管民官，这意味着什么呢？

滇西北区域像敞开的羽翼扑进了他怀抱，木氏王朝就这样拥有了丽江以外的滇西北区域。公元1488年间，木氏王朝开始进一步的蚕食着香格里拉地区，于是，建城者来了。新的建城者开始动用了一切武力，动用了从丽江那边过来的山水和月光；动用了木氏土司的宏大的理想，以及这理想王国的图纸。于是，香各氏寨，年玉瓦寨——这样的由木氏王朝所管辖盘踞的地名脱颖而出，同时，县名更改为忠甸，这个城名显然充满了多种引喻：即，酋国之都，这是一种狡黠的隐喻，他愿意在中央王朝的笼罩下，做地方政府中的一个酋长，为了忠诚于遥远的元朝，守候在此地；而在另一种引隐之中，他却是另一个王，即咄咄逼人的王朝，不断地征战，不断地以盘踞的土地开辟新的领域。这也许就是历史的需要，也是历史的必然。

蚕食带来了什么呢？首先是城堡的矗立——那座以木氏的最高理想，而扎根于草原之上的城堡，现在看来只是几堵断壁而已，而在那时却意味着另外一个王朝的到来，大量的纳西土著同时在迁徙中涌进了达克宗古城，这样一幅图像意味着那城堡的统治已经开始：从元朝过渡到明朝的历史之间，木氏家族的势力经久不衰，明朝中央对木氏的管理似乎很满足，并赐予不断的扶持。而木氏家族从而也开始了更大面积的扩张，向着继维习（今维西），阿墩子（今德钦）进一步的蚕食，已经成为一种现实。这现实使这个历于元明两朝之间的家族史不断地显赫起来，尽管在这期间战乱依然，然而，在这里，清风和松枝似乎筑起了万顷屏障。使这里成为天然的理想之国，从而使木氏王朝的统治绵延在城堡之上。而元明两朝间镶嵌的这幅古滇西王朝的内历史仍像盔甲一样充满了弹孔和惊心的历程。

14. 木氏的扩张图像如野牛般呼啸而去

在翻拂的《维西闻见录》中出现了这样的历史现状：“万历年，丽江木氏寝强，日率麼些兵攻吐蕃地，吐蕃建碉数百座以御之。维西之六屯、喇普、其宗皆要害，驱守尤固。木氏以木作碓，曳以击碉，碉悉崩，遂取各地要害，屠其民，而徙麼些戎焉。自奔子栏以北番人惧，皆降。于是，自维西及中甸并现肃四川之巴塘、理塘，木氏皆有之，收其赋税，而以内附上闻。”就是在这个时间里，纷涌而在这幅图像中迁徙的纳西土著人，带着他们的行囊和奔赴的秋风在新的——万历年间进入了四川甘孜州康南地区，进入了公元1577年以后，木氏全面地占据了达克宗古城以及之外的地域。”在《木氏宦谱》中有这样的秘录札记：“（万历）五年，番贼犯界你那毛名，命地男阿胜领兵征讨，赋将豫聚数厅，占据刀那丁恩江口，阿西集直岩寨二处，扎营拒敌。先我师失机溃陈，自此贼势大振。因主号令威严，兵分四哨，克时奋勇，攻破险寨二年，擒斩一千有余，有捣巢穴。兵至娘的、果宗、草那、目春、干陶、

其瓦、阿西你、王略哨等处荒服世界，番皆平。”这是一幅惊心动魄的入侵图像——潜藏着木氏土司最为血腥的入侵史记。战乱开始以后，自然是木氏获胜，我们在其中尽可以目睹那幅降幅图，那些江水汹涌以后的平静的统治，缓缓飘至眼前，尽管血腥之味仍在弥漫着这样的终局：“自奔子栏以北番人惧，皆降！”这幅图像使这个地区呈现出了以木氏王朝的统治的一个多世纪的风水轮转——旋转出了武力，那些用武器撞击的石头，纷扬而上，垒建起了城池。除此之外，旋转出了以纳西人为中心的村寨，纷涌而入的纳西土著，带着他们的铁锅进入了这个地区的牧场和草原。每占领一个地区，就随之将这里建立成为自己的领地——即政治结构所笼罩的区域，使其这个地方符合木王氏一生统治的王国。经济农业融合在木王氏的机构之中，他用尽了力量不断瓦解和占领。这个在元明两朝异常活跃的边疆一角隅的“酋长”，事实上已经瓜分了以自己为中心的土地，成为这个地区至高的统治者。

木氏的每一级亲信，逐次的建立在纳西，藏族人居住的地方官照，以及抚助并管理当地人的世俗生活。这其中，当他在丽江筑起了江南式布局的古镇时，他也同样在香格里拉古城以外的藏区强有效地发展牧区和采矿以及冶金业。一个新的以木氏的理想国为核心的世界维系了将近一个世纪，在这整整一百年时间里，木氏经历了多少沧桑，那些弹指间的变幻莫测使木氏从丽江到迪庆，到巴塘，到纳西和藏族的移民——一百年意味着维持一个世纪的政治统治在风雨摇晃中经历了磨难，同时也经历了繁荣和衰败。

15. 徐霞客未能进入的地理以及未看见的大铜佛

明朝年间的徐霞客跨越了万千山水的图像，到了木氏统治时期，来到丽江古镇，木氏站在雪山之下迎接着徐霞客的步履，而此刻，徐霞客似乎是从错综复杂的地理中走了出来，他的身体中藏满了丰富的地理的符号，那些一寸又一寸的路径也许是万千的荆棘，也许是万千冷杉树上的蔚蓝，他就在之前已经听到过香格里拉大铜佛的种种传说和消息，此时此刻，他想亲临香格里拉的地理之中去——这是徐霞客幻想中的一种地理，沿金沙江以上的地区走出去。然而，木氏却避开了这个话题，拒绝了徐霞客的这个幻想，这显然是一个谜，木氏为何要阻止徐霞客前往香格里拉？现在，让我们回到朝朝年间的丽江古城，在古邮差艰难穿越的速度之中，丽江古城在徐霞客未到来之前已经弥漫着大小铜佛的消息，而就在这时，穿着布衣布鞋的徐霞客来了。关于徐霞客，我在途经滇西北高原时，似乎不断地与他相遇。在各种大峡谷和江水的汹涌起伏中，都留下了徐霞客明朝年间的种种足迹，这个用明朝的笔墨记录着滇西北神奇地理轶事录的徐霞客，经历了那个时代地理的幻变和现实。沿着留下他铁闸的足迹，我用一个诗人的

姿态看见了他曾经看见过的云彩，他曾经颂唱过的符号缀满在山水之间。

现在，我似乎在感知着在丽江，徐霞客未能进入的地理以及看见的大铜佛——他的失望之心使他的面孔显得很沮丧，香格里拉对于徐霞客来说是一个谜，是一个未解之谜吗？而在那个时期，香格里拉冶炼工艺的美学，已经如诵经声开始传播开去，所以，徐霞客在这种传播声中感知到了大铜佛的神秘和遥远，这是留在徐霞客的地理足迹中的一个遗憾和遥远。简言之，徐霞客在明朝的丽江古镇未能进入的地理和未能看见的大铜佛，在那个时期，悬起了一种未写的地理符号的玄学和空白。

谁也无法解释木氏在那时期为何阻止徐霞客进入香格里拉王国？这是一个谜，正是这个谜使我在此刻再一次研究着木氏在明朝年间金属矿采炼的历史，那些历史使铁和锰矿散发出永恒的韧性，那韧性直到如今，让我触摸到刚硬的品质和不变的灵魂，比如铁桥上纵横而出的时间风云图像。

而那些有色金属采炼史，则是银色的，那种白银的光泽啊，即使过去了这么漫长的时光，仍拥有白银的心灵在不断地叙述着采炼史的旋律声声，我似乎能够看到一张张劳役者的面孔，他们大都年轻，可以孤寂地生活在采炼区，可以带着侥幸和惊喜守候着那些金属底部的寒冷。直到那银色出世，直到它们盘桓于世间及香格里拉之外的世界。

徐霞客的文字中没有出现那些传颂中的大佛铜，所以自然也不会出现木氏时代的熔炼魔法。这也许正是木氏所需要的，因为神秘的熔炼魔法一旦在风中传颂，则意味着这个地区的不稳定，以及大量的外乡人的涌入。这一切说明木氏是一个保守而明智的守望者。

16. “茶马互市”的康熙年间

康熙皇帝发现了独克宗古城以外的城池，那是一个深秋的下午，或者是寒冽的北风吹拂的时刻，康熙王朝的史迹中不断地出现了好几次重要的上谕，这是因为皇帝在万千山水中猛然幻想出了这片被雪域和鹤所盘桓不息的边疆之城隅，那时候的康熙以不倦的姿态一直在探索着王朝的足迹，那一刻，他看到了独克宗古城之外的黑颈鹤在飞舞中掠过了冰川和茫无际的沼泽，那一刻他看到了边疆角隅的这座城堡从转经筒以永恒的力量转动着，以驱散那些时间的阴晦和妖野之气；那一刻，皇帝仰起头来在中央王国的版图上看到了这座城隅朝外敞开的每一条道路，因此，皇帝的内心充满了这座城池的复杂的容貌和奇异的地理史迹。在他的一道道宣谕中出现了派遣兵进驻独克宗古城的手迹，出现了他对这座城池的幻想和思念。这是（公元1688年），即康熙二十七年，著名的“茶马互市”图像在清王朝的版图图中出现了，这是康熙用笔尖圈住的一个古城，是他墨汁飞溅出去浇筑出的一座遥远的古城吗？事实上，这座古城早已存在，它的存在是无法申诉的一种真

理，这一刻，当我在清晨的湿露中离独克宗古城已经越来越远时，我仿佛听到了那些呼啸在康熙年间的马嘶之声，这难道是“茶马互市”的一种旋律吗？噢，旋律，在已逝的独克宗古城昔日的版图上，到处都是旋律，那旋律是由一种嘴唇激荡而出的，自从我邂逅这座古城开始到现在，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我不断地出入着这座城池，一只鹤的引领使我离独克宗古城越来越近，在近距离中仿佛又离清王朝时期的“茶马互市”越来越近。那个秋季，康熙皇帝从一道宣谕中派遣兵士入驻了独克宗古城，这意味着这座被历年战事所笼罩的城隅已经再一次地进入了康熙王朝的史册。于是，不朽的“茶马互市”的时代徐徐降临了。

“茶马互市”的时代揭开了笼罩这座古城的种种迹象，大门敞开了，这是迹象之一，它意味商贸之城隅从此时开始，必将经历一种时间的幻变，无以计数的商队经过这座美丽的城隅；转眼之间，这里被清王朝的命名所覆盖着一种新的姿态，那些冰川以上的雪溶化了，道路开始被商马之足迹所开劈而出，因为“茶马互市”的一个时代降临，意味着在云南乃至整个世界最为著名的茶马古道之传说即将开始。我就是这样置身在独克宗古城的角隅，在这里，我似乎已经听到了康熙王朝时代的那些卷宗，那些轶闻，那些来自“茶马互市”的最为凄美而壮美的篇章。

独克宗古城从此刻开始，理所当然地开始承担“茶马互市”以后所开辟的一切幽秘的历史，这是另一个曙色四溢的时刻，独克宗古城在康熙王朝的公元1688年以后的每一个这样的时刻，都在经历着那些古驿站中走出去的马帮商队，那些载动着整个“茶马互市”的传说的马铃声，在独克宗古城睁开眼皮的早晨，显得那样清脆和充满期待。就这样，“茶马互市”的时代开始了，那些由康熙皇帝所看见的景象后来已被历史所记录。

17. 通往独克宗古城的新人的脚步声来了

一旦木氏土司王朝结束了这个地区的统治，新的统治者必将抵达城隅。在这样的时刻，出现了这样的政治状态：“青海湖边的蒙古部落和硕特部在这片藏区的利益，是通过向建塘地区派出地方管理官员宗官（相当于县长）来实现的。由于这是一个根深蒂固信仰藏传佛教的地区，所以蒙古人首先倡导建立一座藏传佛教格鲁派大寺院松赞林寺，并请达赖喇嘛从拉萨派出高僧出任掌教一职，把教权放在了达赖喇嘛的手中。蒙古人任命的宗官从初到了这个地方起，就开始培植起自己的亲信。当然他先要讨好在地方上有着名望，同时又拥抱着达赖喇嘛地方政权的氏族，比如古老的诺苏家族。”（摘自刘群《我的香格里拉古城》）

不管怎么样，在这一特殊政治背景之下，那些通往独克宗古城的新人的脚步声来了，他们是官吏，是高僧，是商侣，是刺客，是歌伎，是舞女，是琴手，是知音，是梦中人……总之，随同茶马互市的降临，这座城

隅中涌来了如此纷繁不休的脚步声。官吏们带着他们的野心，这一切使他们同时带来了捆绑身体的武器，它们自然是黑漆漆的凶器和争斗时的暗箭，他们来到独克宗古城，眺望历尽时光洗劫留下的各种各样的城堡，他们也许是居住者，也许是占领者和守望者；高僧们来了，他们负载着个人和宗教的使命，他们披着袍衣，拂来了异地的尘灰，他们占领了寺院，使暮鼓晨钟一遍遍地响彻着不同的节律，刺客们来了，在乱世，刺客的降临也许是为了刀剑的寂寥，也许是为了追踪一个人的神秘足迹，或者行使刺客负载的充满血腥和黑暗的密令，他们在身体中藏着锃亮的暗箭，目光中收敛着凶气，当他们一一地抵达这座城池时，满天飞舞的鹤必然扰乱他们的心境；歌伎来了，她们命运中带着扭动的旋律，带着身体中全部的潜在的狂喜，前来寻找她们维持生活的舞台，她们一扑进这座城堡，马上就已经溶入了这座城外的寂寞的视线之中去；于是，知音来了，那些在历尽了苦难以后，仍在寻找着妙音的人，无疑就是独克宗古城的知音，他们来了，较之那些官吏，刺客和舞伎们，他们的降临使独克宗散发出温柔和热情的光芒。

随同异乡人的降临，独克宗古城面临着新一轮的变化：“……这一切使得各种差役也就名目繁多，有夫马工、门户工、野外工、送水工、送信工、淘洗大米工、炒磨工、排涝工、借锅灶用具工、接送僧人官员工、背夫等。”（摘自刘群《我的香格里拉古城》）

世界就是这些由各种各样的角色组成的，在独克宗古城的舞台上，因为这些面孔的出现，也就是意味着历史——由此进入了另外一种规则，这种因政治和战乱所建立的游戏规则，正好契合了一座古城在这个地区以此存在下去的理由，因为，一座城就是一个人的历史，简言之，一座城就像一个人的身体一样，由各种器官编织着生命的韵律和存在下去的不同知性。于是，我知道，独克宗古城面临着一种风云变幻史的又一次命名。

18. 清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

清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来临了。这是一个暗藏着玄机的年份，在这一年以前，独克宗古城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纷争和战事的笼罩；在这一年以前，木氏土司携带着挫败中的伤痕累累的兵马彻底地撤离出了独克宗古城；在这一年以前这座城隅一次又一次面临着寻找理想自然状态的幻想，并使其现实在政治的漩涡中获得了短暂的平静；在这一年以前，大量的异乡人涌进了城隅，在茶马互市和各种利益冲突中获得了命运的恩赐和泪水。当清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来临前夕，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政治背景：“前一年，为了平定在西藏的罗布藏丹津的叛乱，清政府令云南提督郝玉麟统兵由此进藏。大军过处，中央王朝的权威悄然树立。”（摘自刘群《我的香格里拉古城》）这个重要的背景在公元1724年之前铺开，于是，一个新的命名时间悄然降临了。

让我们先回到“建塘”，七世达赖格桑嘉措有妙词赞美：“高山环绕宽广曼扎罗，聚宝美饰新颖建原，阳光普照众生法坛地。”“建塘”又让我再一次回到了遥远的建塘杰布遗址，也许从这座遗址纵横出去的江河和山脉，我们可以理喻和猜测出建塘的命名学：它是沿着由这个地区纵深出去的奇异的地貌所建立起来的“塘”，即众水，众云，众雪山深处的“塘”；它也是圣洁之信仰和理想生活所筑起的高原之“塘”。除此之外，在别的传说中，这里又是“巴塘·理塘·建塘三塘为西藏王子封地之一。”“塘”，纵横在独克宗古城灵魂的内部，在里面，是独克宗古城的一部圣典，或许是玄学，它年复一年的复述着它缔结的喜乐和哀愁，倾诉并维护着它的尊严和生命的荣辱；在里面是时间不断递嬗出的密令和妙音，它用生死编织的秘史抵制了时间的魔法；在里面，脱颖而出的生命光芒犹如太阳照耀的四野，颂诵出历代的传统和文化习俗。

所以，清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建塘，即中旬，即独拉宗古城的内部或外部，理所当然地首次被圈入了云南省的版图，那个被各种势力和历史不断涂雅、瓜分、占领的建塘，终于尘埃落定，在云南省的地图上拥有了公正的区域权利。就这样，建塘寻找到中央版图的怀抱，自此以后到将来的将来，我们在各种云南省的图像中看到了这个起伏的版图中荡漾着牧歌和圣典的旋律，历代庶民们在这里生活，繁衍着属于他们自己的文

明和传说。

清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我仿佛站在城隅，看到了这一年的经幡在城外的风中吹拂不息，彩色的咒语声声越过沼泽和远处的雪山，这一年意味着独克宗古城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中的归卷，那些历史犹如一个圆圈，一个直角三角形，一个菱形图案。无穷尽的密码正在编织着新的符号，因为历史是依赖于符号记录下来的，此刻拂晓的光亮在迟疑中再一次涌进独克宗古城城门口，然后涌到城堡的身体中去，并在其中激荡起颂唱。

19. 新一轮颂唱开始，清王朝时代的一个现实

经过独克宗古城时，我想起了博尔赫斯的小说《永生》里面写道：“死亡（或它的隐喻）使人们变得聪明而忧伤。他们为自己朝露般的状况感到震惊；他们的每一举动都可能是最后一次；每一张脸庞都会像梦中所见那样模糊消失。在凡夫俗子中间，一切都有无法挽回、覆水难收的意味。与此相反，在永生者之间，每一个举动（以及每一个思想）都是在遥远的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举动和思想的回声，或者是将在未来屡屡重复的举动和思想的准确的预兆。经过无数面镜子的反照，事物的映象不会消失。任何事情不可能只发生一次，不可能令人惋惜地转瞬即逝。对于永生者来说，没有挽歌式的、庄严隆重的东西……”我站在城门口，突然感到那一年，



清王朝时代的一个现实清晰地闪烁而出：木氏土司彻底地被废弃。这种现实使金沙江流域的政治统治归于清王朝。县官头次出现在建塘，出现在滇西高原。我不知道没落的木氏土司后来去了哪里？到哪里去寻找生死之轮回？这个场景可以设想，人们最终用生死之谜的循环不已将自己解脱或超越了时空的限制。然而，我深信，金沙江流域一定是木氏土司超越生死之谜的地界或天界。

县官、土官在这一时期开始流行起来，时代又一次沿袭着新的统治和管理。县官和土官交织在一起，使独克宗古城温顺地接受了清王朝时代的政治笼罩。在清雍正初年，外地人如滚滚尘埃落在了独克宗古城。在这些人流中，突然入驻了大量的官兵，他们来了，带着清王朝时期的武器，穿着这一时代的戎装；他们来了，让独克宗古城的居民们看到了新式的武器，那些佩器使独克宗古城领会到了新一轮统治的力量，红衣大炮也来了，它们入住独克宗古城，占领了这一地区显赫的位置，它的存在证明了清王朝时这一地区的重视。我似乎在寻找那两门红衣大炮的影子，那些用沉重的铁铸造的清雍正初年的大炮，证明了那个时期独克宗古城再一次面临着新的革命。尽管，我能感觉到，独克宗古城依然是天籁，是仙乐，是世界极乐之地。随同大量的官兵和异乡人的进入，中原文化和异地的风俗和文明也随之进入了这座寂静的古城。

这个时期的独克宗古城沉浸在战乱以后的静谧之中，今天下午，怀着对这一时期的一种幻觉，我滋生出了这样的追忆之念：我的心够不到你在的地方，够不到

你触摸到的春天；我的心哪怕日夜兼程也够不到你身边那些隐秘的黑，那些闪开的明亮；亲爱的，即使同暴风雨赛跑，我的心也够不到你灵魂中存在的世界尽头的那片极乐净土。这一时期，独克宗古城进入了它独特的休整时期，那些被战乱所损坏的石基，容貌在悄无声息的恢复，官兵与这座城和谐相处。藏传佛教在这一时期如日月之光束在四射中得到诵唱。那些经书被微风吹拂，被诵唱者在暮鼓晨光中不断地翻开……

20. 神秘的城堡出入的商侣、商品、商号

汉人从金沙江畔涌到古城，“汉人增多的原因要从雍正年间说起，自从划归云南建制以后，调入的绿营兵和来自内地的商贾不断增多，据统计山西、陕西、江西、河南、四川和云南籍者尤多。于是这座古城里的公房也增多了起来。除了有几座佛教寺院外，有文武衙门两座，兵械库、粮库、银库和监狱，还有藏经堂（藏族聚会议事的专用建筑），陕西古庙、丽江会馆、鹤阳会馆、山西会馆、大城殿、财神阁、寻官庙、观音庙等。到了宣统年间，在县城及松赞林寺旁边的白蜡固，设号的大商号已达一百余户，再加上松赞林寺院经商队伍的强大阵容，这里几乎可以称为‘商贾城堡’，有人把那一带称为‘丝格曲了’（意为出金塔的地方），也说明了当时已是商贾云集，热闹非常。”（摘自刘群《我的香格里拉古城》）。

整个独克宗古城是一座巨大的城堡，许多世纪以



来，神秘的元素在这座城中周转不息，商侣们奔赴古城，栖居在这座古城的客栈，享受着这里历久弥新的传说，在这座城池中塞满了商侣们带来的货币，那种在各种年代流行的金银货币体现出了各个时代的商业生活。除此之外，整个独克宗古城之外的地域中矗着自日月城堡以后就开始诞生的各类城堡，尽管城堡占有者们在摆脱着岁月的战乱，摆脱着习俗的说教，摆脱着四处旷野的漫漫浮尘的笼罩，那些奔赴城堡的人也正是修复城堡者，他们来了，得到了一种探索的快乐冒险的满足，当我感受到商侣们的喜悦时，我知道，又一个新的契机已经轮转出去，“藏商把这里当作滇康藏三角贸易的堡垒，汉商则把这里当作汉藏贸易的集散地。”（摘自刘群《我的香格里拉古城》）。

独克宗古城之外的世界逐次地有马铃声从空中飘来了，那些马背上负载着茶马古道最丰饶的物质贸易生活、茶叶、布匹、铜器、铁器、粉丝、红糖、绸缎、青稞酒、尼西木器木碗开始从独克宗城的古道上奔赴西藏、印度等地。从遥远的西藏驮来的则是那一地区的毛布、藏药、氍毹、鹿茸、麝香、黄金等。自此以后，贯穿这条古道的著名的茶马古道史迹演义着无以计数的悲壮故事。

作为茶马古道最古老的城堡独克宗古城就这样以它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一座古城所历经的沧桑满怀，仁慈地迎候茶马古道史迹中漫漫不断的商侣们。与此同时，商业的发展也培养了从独克宗古城走出去的一代又一代巨商，马铸材就是其中之一，以“铸记”商号的藏族同人马铸材——就这样沿着独克宗古城漫长的历史足迹，探索着外面的世界，在若干年以后，他的足迹遍布了云南，西藏、西川，除此之外，他的商号来到印度。商号是一面旗帜，它曾经历了无以计数的历史变迁，它的激荡和飘扬无法摆脱奔腾不息的长阔大川，在这一时期，出入于独克宗古城的云南恒盛公商号张泽万，他从小就感知到了独克宗古城之外的神奇山川，所以，那些奇妙无比地出自这一地区的贝母、虫草、麝香、黄连等珍贵药材成为了这个巨商开拓世界贸易生活的主要产品。这些在幽暗中用手摸索商业贸易生活的巨商们如今已经成为了传说。

21. 公元1904年以后的独克宗古城

公元1904，西藏拉萨发生了一场血腥的战争，英军带着野心攻占了正在梦乡中的拉萨城堡，这一年西藏经历了血腥的遭遇，藏军在拉萨城内和城外演义着一幕悲壮的击败英军的事件。这一年，拉萨美丽的殿宇，唱经处、穹隆、祭坛或石砌的层层叠叠的圣殿都同时经历着英军的洗劫，那些历年的布局和历史的规模在这一年弥漫着血腥味。

1904年以后的独克宗古城同样面临着洗劫和厄运的降临，由于这一年以及这一时期政治气候的混乱和浑浊

不堪，影响了独克宗古城的安详生活。土匪们开始袭击这座茶马古道的重镇，他们带着武器在各种颠倒的黑暗中悄然地袭击，同样沉迷在梦境中的独克宗古城，那一幕幕的场景激起了梦境的断裂，商侣们在不长的时间里从独克宗古城消失了，商铺关闭，街道冷寂的独克宗古城啊，我无法去叙说公元1904年以后那些被黑暗所笼罩的漫长的时间，因为独克宗古城之外所有的天宇都弥漫着灰色的烟雾，与此同时，整个世界都在用武器寻找着真理。

当我曾在那个拂晓，迎着杳无人迹的曙色穿越独克宗古城时，仿佛在追循着1904年以后独克宗古城的一系列命运的变幻莫测，此刻，我似乎想寻找到世界通史的画卷上弥漫出的另一种强大的血腥味儿，这一年以后世界局势被历年的战乱所笼罩。整个欧洲提前孕育着世界大战的风暴，世界以垂危的姿态挣扎着，因此，整个独克宗古城以它的存在挣扎着，我尽可能地搜寻着那些抵达独克宗古城的子弹和梦魇，只是为了更集中有效地展现出独克宗古城——作为城的历史，城的容貌，城的命运。犹如月亮、象牙、乐器、玫瑰、煤油灯、圣殿、经书所变幻出的命定的时刻；犹如铁器时代所铸造了利器只是为了摧毁时间的炼金术而已。

此时此刻的独克宗古城毋庸置疑，面临着——洗劫之前的黑暗，这黑暗之轴心，源自整个世界以及中央政府的混乱和恶浊，土匪们数次袭击古城，必然要掀起一场事件。我将在下面讲述这个充满血腥之故事，而在此刻，我已经走出了城门口，我仿佛已经看到了另一个残阳将尽的时辰，独克宗古城充满了遍地伤痕，无助地泣泪——使整个古城显得破败不已。而在这时期，当地的国民驻军根本无力与外来的土匪们抵抗，这座城面临着血腥之战的一触即发。

独克宗古城对此充满了伤心的预感，有较长时间里，它摇晃着忧伤的身体，等待着那场莫测的事件拉开序幕，有较长时间，居住在古城的人们，失去了安静的睡眠，他们似乎是梦魇者，不断地被噩梦所惊醒。

所有的世界演变术都在梦魇中经历着生死之谜的煎熬，它创造了世界的历史，从而改变了年或月的亲密关系。简言之，公元1904年以后的独克宗古城史，面临着恐惧、仇恨、祭奠，随之而来的是马镫和兵器的震动之声。

1904年以后的独克宗古城，面临着被血染成殷红色的一场事件。

22. 独克宗古城的一个血腥弥漫的传说

被热血灌溉的青春必将用青春讲述一个悲壮的故事，这是20世纪的初叶，黑暗的触角使一群生活在独克宗古城中的年轻人组织了一支队伍，他们以此对抗整个社会背景的黑暗和强暴。在一个个寒冷的日子里，他们集体式地秘密练武，他们藏在独克宗古城以外的密林中练武，在草甸的沼泽边缘怀着一腔炙热；他们深藏在独克宗的一间间密

室中畅谈理想，同时密谋与当地豪强战斗的计划——就这样，他们被暴露了，在一次宏大的、集体的聚会中被捕。这是一个晦暗的时刻，是一个被全世界的混乱所笼罩的时刻，独克宗古城沉浸在它西南边陲的寒瑟之中，所有热血青年人全被捕。被押进衙门大堂，县长开庭审判。就这样，独克宗古城一桩血腥弥漫的传说从这一刻一触即发。念闲碧是主角，他是这场秘密暴动的首领，当县长坐在审判席上开始动用他们的权利之词时，念闲碧挣断了用藤蔓编织的巨绳——刹那间，大堂中一片混乱，念闲碧冲上前去，夺下了县长身边侍卫的驳壳枪——一桩血腥弥漫的传说就在此刻降临。

念闲碧是头次与驳壳枪相遇，他并不知道，也从未领教过武装力量的玄妙，所以，驳壳枪又被他抛向了县长，这时候，枪声响了，别的士卫开了枪，此时此刻，所有的侍卫都在此刻开了枪。所有被捆绑的暴动青年人，所有怀着一腔热血试图拯救水深火热中的独克宗古城的青年人，就在密集的子弹中，纷纷倒在了独克宗的审判大堂。很显然，他们的秘密暴动失败了。在大堂中倒下去的青年人彼此肩靠着肩，这是20世纪初叶的一天，浓重的暮霭覆盖着他们的面颊，而城外，依然寒风呼啸。这桩人命案是如此的悲壮——震撼了整个独克宗城的心灵，那些从驳壳枪中射出来的子弹，那些如雷霆般的穿越声被独克宗城所铭刻。

一桩如鲜血梅花的血腥事件就这样结束了，它是独克宗历史中的一桩历史。我不知道如何到祭礼中寻找这桩事件的主谋人，也无法寻找到他们密谋时的激情飞扬。在那个阴晦的日子里，那些血腥味儿已经逐步地被时光所蚀化，如同坚硬石头中包藏的靈魂戏剧、颂歌、牧歌和神话，已随同日月的翅膀在漫长的历史中远遁而去。

然而，我依然在面对着他们，在不经意之中，那些坐在独克宗古城的人们，那些被时光的变迁所笼罩的老年人，依然描述着他们听到过的这桩悲壮事件的原初原尾，他们讲述这个故事时，似乎在一次又一次的承认一个事实：暴动虽然失败了，然而，那群热血青年却用躯体浇铸了鲜血凝固的钢铁般的柱子。很多年已经过去了，当一个老人向你描述这场事件时，我看到了他经历了快一个多世纪的脸，弥漫着风沙和血腥记忆的脸，一丝丝波纹仿佛通向岁月的条条江河，而他的怀念之心在那一刻是那样强劲，他仿佛已经将岁月拉近，并力图将那群年轻的捐献的血肉之躯加冕。

23. 银器的磨炼声中出现了一个人

今天早晨，我又一次被这样的诗句所笼罩着：“每一个黎明都会营造出足以改变最为冥顽的命运奇迹。人类的脚掌已经在月球上留下了印痕，执著的追求消除了岁月与里程的距离。蓝天上明显地潜伏着蔽日的梦魇。地球上

所有的每一件东西，都同时是自己的反衬或者感到惊异。我只对平凡的事物感到惊异。“这些诗出自博尔赫斯的诗，题目叫《天真》。这首诗让我见到了一个平凡而又了不起的人，他叫和宴清，这是位平凡的老人，又是一位生活在银器间的银匠。神秘的事，多数启于一个人怀着梦幻出发的那个时期，和宴清出发的那年，正值青春年少，这也是大多数人的生命的预感的一段和弦，为了看不见的一种理念而出发，为了一片蓝色的和弦所激荡出的妙音而出发，就是这种激情，打开了大门，所以，和宴清从丽江来到了独克宗古城，那时期的古城犹如大水浩渺中映现的明镜，依然散发出清澈，这种犹如银子般的清澈使少年的和宴清扎下了根须，这根须透露出，他的双手以及他内心间已经响彻着银器的撞击之声，自此以后，独克宗古城以白银闪亮的白昼和夜晚相拥有了一个保存着奇迹的人，他就是银匠——和宴清。

这是一个与银器相关的现实和梦幻。

所有抵达独克宗古城的人，都携带着自己的幻念，渴望冒险，历尽艰辛的人们拥进了城门。

和宴清开始了银匠的生涯。

这时期，银器是由明亮开始透露，并像浮云一般变幻着形状，这就是命运：“被命运或偶然性随意支配，命运和偶然性本无差别。”和宴清在银色的世界中——不断从银器的销蚀中寻找着世界的变化，这变化让他寻找到了驳杂的色彩和线条，这就是命运吗？

自此以后，银匠的身份越来越明了，他所变幻的器物也越来越有了名声。他的名声和他的足迹同步开始沿滇藏茶马古道往前走，到了冰雪最灿烂的世界阿墩子，这座雪域之峡谷之城贯穿了滇藏公路上所有峡谷之谜，同时也会使他寻觅到通往盐井，昌都的路线，沿着这些与银器相互编织之路，他带着徒弟，就像那些侠侣在通往已知和未知的路上看见了从不入睡的梦幻，就这样，环绕了世界一圈，他又返回了隐秘的独克宗古城。

一只只呈现在面前的藏式银碗布满了和宴清一生隐秘中追求的那种审美，那些闪烁的图案出世以后，吸引了这个世界的——目光。它们在这些银器的交织中看到了梦幻，看到了这一地区出世的银色之夜。和宴清的梦幻使他一生不断地重复地叙述着独克宗古城与银器为名的各种发明。每当这一刻，我都会手捧那些携带着习俗、习愿、习律的银器，它们组成了锃亮的梦幻；它们造就了银匠的名声，并使一个人的一生变幻着神秘而清晰的图案。

在独克宗古城，银器是一种传物，是永生永世的一种守望。我希望如此，我希望在银器中获得时间的蜜滴，那些盛满音乐的器物中间荡着蜜的甜。

插图摄影：齐扎拉
责任编辑：闵艳平